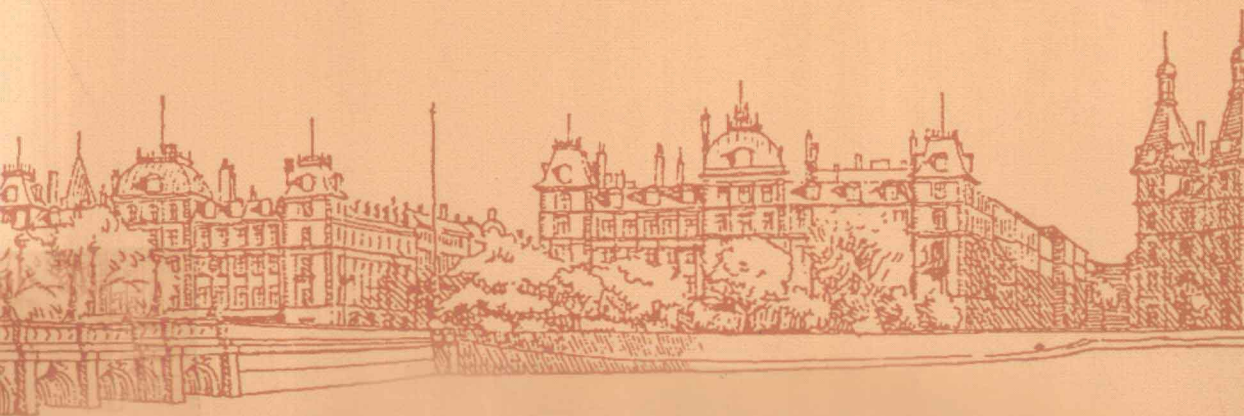


城镇与建筑

TOWNS AND BUILDINGS

斯坦·埃勒·拉斯穆森 著

Steen Eiler Rasmuss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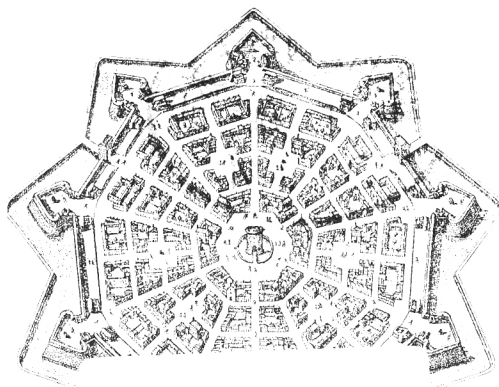


城镇与建筑

TOWNS AND BUILDINGS

斯坦·埃勒·拉斯穆森 著

韩煜 译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Towns and Buildings by Steen Eiler Rasmussen
Copyright © 1949 and 1951 by Steen Eiler Rasmusse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MIT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2-2008-97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授权天津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镇与建筑 / (丹) 拉斯穆森著; 韩煜译.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618-4503-5

I. ①城… II. ①拉… ②韩… III. ①城市规划—建
筑史—欧洲 IV. ① TU-09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5107 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杨欢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电 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邮购部:022-27402742
网 址 www.tjup.com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
定 价 40.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烦请向我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我们可能被大街上一栋奇特的房屋牢牢吸引，但对整条街道却没有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无论多么简单的事物，我们都会很轻而易举地发现它的风格流派，旨在通过区分看似琐碎、微小的特点阐释各个历史时期的差别。事实上，如果像古物研究者一样，能够判别出一些可爱的物品属于哪一文化历史时期的产物，确实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好像集邮者对邮票的齿孔和错印，怀有几近痴迷的趣味。

要想获得辨别与分析建筑物的能力，旅行颇有裨益。凡旅行指南里提及的那些博物馆是一定要参观的，博物馆里每一件收藏品都是绝妙珍品。旅行指南也列举了全部建筑名录，建议观光者去观赏。这类书籍是专为游客编辑的，一位观光客到了陌生的地方，总要按照指南标注了三颗星的胜迹去游览一番。可是大城市里除了博物馆收藏着大量艺术品外，其他也没有值得可以流连忘返的地方。

德国和日本出版了几本很好的导游书籍，介绍了北京每一座宫殿和寺庙的细节信息，但是对于北京城本身却没有特别介绍。其实北京是世界上诸多奇迹之一，该城对称布局，是一座独特、不朽的都城，显示了当时极高度的文明——这是要我们亲身体会才能知道的。还有那具有九边城墙的新帕尔玛（Palma Nuova，意大利东北部小城），完全是按几何图形建造而成，精致得如同冰雪的结晶，意大利的旅行手册将它规列为设防型城市。

本书将城市作为表达一定理想的整体展现给读者。独立的纪念碑、建筑物都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每座城市采用了不同的介绍方式，每一章有一个主题，因为世界上没有两座城市的设计是互相雷同的。设计一座城市，通常只要把关键的几条主线画在图上，再明确其他要素的排布，然后处理各项细节，诸如纪念建筑、普通住宅及街道等。另一种情形是先决定纪念性建筑物及其四周建筑的形式，然后以该建筑物为中心，依次把其余部分一一列入。有的时候通过观察城市的共同特征获取信息，有的时候需要搜寻新鲜事物的特殊线索。

为了使各种相同点与差异易于理解，作者把大部分的都市平面图按 1:20000 的比例重新绘制，这样可以有趣地比较中世纪的市镇和古希腊及古罗马城市的面积和其他有关要素，比如现代城市道路交通网等。可惜截至目前，还没有一本书能把现代大都市各方面的重点都细细列举出来，并与早期的市镇作一比较，实因现代都市范围太大，无法涵盖如此繁多的内容。就以对巴黎的研究为例，采用了简化的比例尺度，将比例尺缩小一半，而后再缩为五分之一，这样才能保持一个比较基础。

许多名胜采用 1:2000 的比例尺，才可把古希腊市场、罗马的卡皮托林山（Capitoline Hill）或哥本哈根的阿美琳堡广场（Amalienborg Place），作直接比较。

本书不仅仅将建筑作为纪念物加以阐释。建筑的目的是建造房屋供人居住，当然建筑物的立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本书所涉及的建筑物，不仅是描绘其外表，还要弄清楚室内与室外的关系、房屋建造时的人民生活状况及当时的建筑技术水准，才能了解当时的室外装饰何以如此复杂考究。要把这些事情以图解形式详细说明并使人获得一个印象是很艰难的。从技术观点而言，要造房屋必须绘制好平面图、立面图及剖面图。若使其成为一幢优秀的建筑物，那么这些图纸都要协调一致，对建筑师来讲很容易明白，可是内容抽象，不易使人心领神会。从照片上看来，见到的往往是富丽的外表，却没有一张室内或室外的照片或图样，能拿来说明各房间相互的关系，及与整幢大厦的关联。因此，本书尝试用另一种图解叙述的方法，即把介绍的房屋或它的透视图，印在每一页的上端，并加以说明，好像这幢房屋就竖立在观众的面前。在图下或相应位置，是对该房屋的介绍，就像玩具小屋，把正面的墙壁除掉，可以见到室内房间的情形。这样，我们得见隐藏在外墙上门窗后的天地。再下面，我们将提供一些较普通剖面图更明晰的室内图片，譬如把上一层的楼板除去，俯视底层，得见这些主要房间布局的情形。

这一方法以精准的方式将建筑清楚地呈现出来，其他图解分析方法几乎无法与之相媲美，而且该方法易于理解掌握。连小孩子都会感觉有趣，他们乐于探究“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可以想象自己在房间中走上一圈。将全部信息浓缩融入一页图纸，正是作者的本意，如果改用其他述解方式则需要许多页纸才能表达清楚。作者筹划编写本书

是想把大量的资料纳入有限的空间里去,但是这种图解方式需用较高的费用成本来制图,假使哥本哈根的新嘉士伯基金会(New Carlsberg Foundation of Copenhagen)没有为本书的原始丹麦版本支付巨额的绘图及制版费用,那么这本书恐怕也不能如愿以偿地出版了。

但是精确比例尺的绘图,无法提供一幅完整的建筑图景。在1945年策划本书的丹麦版本时,拟用高质量的纸张复制精密图表的计划没能实现,后来只好采用线图作为插图,用线图来制版对纸张的要求较低。因此,凡按比例尺度绘制的插图,均为版画或木刻画来复制,简单的素描或轮廓略图也是这种方法,不过这些插图与素描的混编结集与纯正的建筑绘图与规划图纸比较起来,确实显得有些文不对题并且模糊不清。盼望读者能把它们视作有趣的珍闻来欣赏——同时在旁注里,作者还写上一些旅行时回忆所及的观感,或是几句简短的插话;作者特地注在旁边,冀图心灵上的感触与读者共鸣。

精致地复制照片效果更好,如果想要揭示更多的内容信息就会太占篇幅。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本书旨在把有关城市与建筑物的内容加以浓缩,而不再夸张使成巨著。作者不是系统地展现城市规划与建筑史,而是根据主题以不拘形式的组织序列进行阐释,这将是一项很有趣的研究。作者希望本书能带给热心建筑事业的读者一种新的观念,就像在探索之旅当中能发现些全新的知识,或在熟悉的旧闻中得到新的启示。

本书英译本与丹麦原版略有出入,作者努力不改变书稿的基本特色,使各章的篇幅与内容保持谐调一致。部分章节酌增资料,有些篇章则进行了缩减,但都不违背本书宗旨。荷兰文版是新近发行的。通过本书作者与伊芙·温特夫人(Mrs. Eve Wendt)紧密配合,付出了艰苦劳动终于把书稿的风格特色与精神主旨都译成了英文。还要感谢弗洛拉(Flora)和戈登·史蒂文森(Gordon Stephenson)对初稿和校样的精心审读与宝贵建议。同时,制版公司与印刷厂在技术方面的热心合作使本书印刷精美,尤使作者深感快慰。

斯坦·埃勒·拉斯穆森

目 录

序言 / V

庙宇般的城市 / 1

殖民城市 / 8

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 / 20

宏伟的透视图 / 28

罗马，永恒之城 / 39

剑客时代的巴黎 / 55

别墅 / 65

荷兰人的贡献 / 77

哥本哈根的夏洛特堡 / 94

双城记 / 103

丹麦的插曲 /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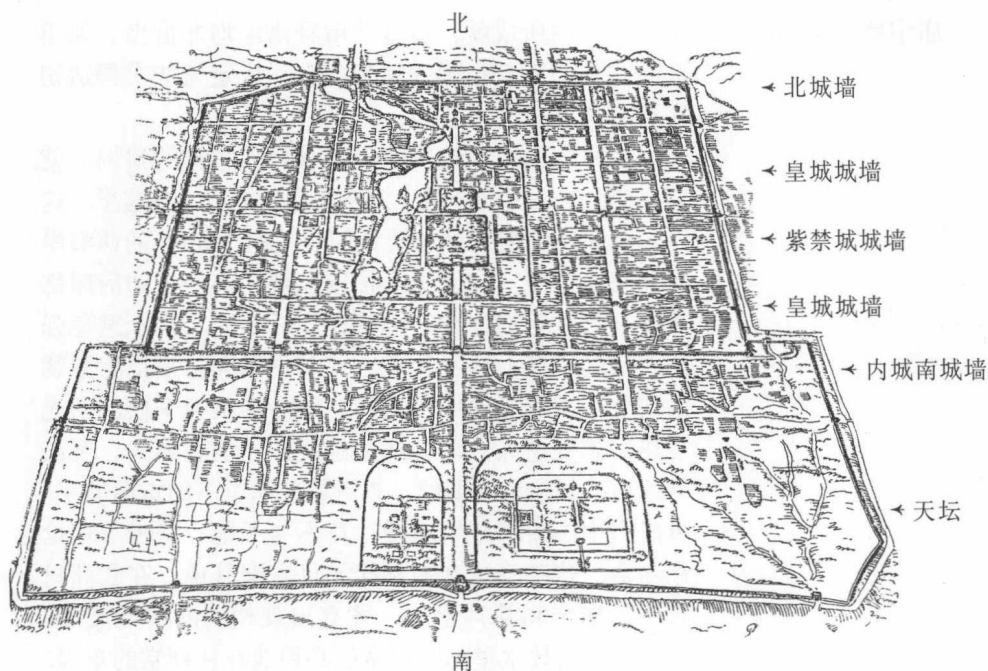
新古典主义 / 133

城郊 / 145

巴黎的林荫道 / 160

土地与投机 / 172

机能主义 / 183



庙宇般的城市 THE CITY A TEMPLE

北京，这座中国古都！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如此壮丽辉煌的城市规划先例。

这是一座拥有百万居民的都市，但与我们概念中的大都市却完全不同。住宅区里散布着绵延长达数英里（责编注：1英里 $\approx$ 1.6公里）的狭窄胡同小巷，道路上尘土飞扬，小巷两旁全是灰色单层的住屋，庭园里遍植花木，绿色的树顶探出墙外，颇有乡村风味，但比起乡村来却又大得太多了。城的一侧有3英里长，另一侧有5英里长，与乡村风貌住宅区同时共存的是全城雍容堂皇的另一面。比巴黎的林荫道还要宽阔的笔直道路贯穿全城，令欧洲各国的首都望而却步。

北京是按照一套系统的设计规则逐步兴建而成的，照欧洲人的眼光来看，其中既有神秘主义的内涵，又

庙宇般的城市

是常识惯例所成就，但这些解释语汇均非恰当。如用欧洲文化来衡量中国的思想观念，肯定无法求得适切完整的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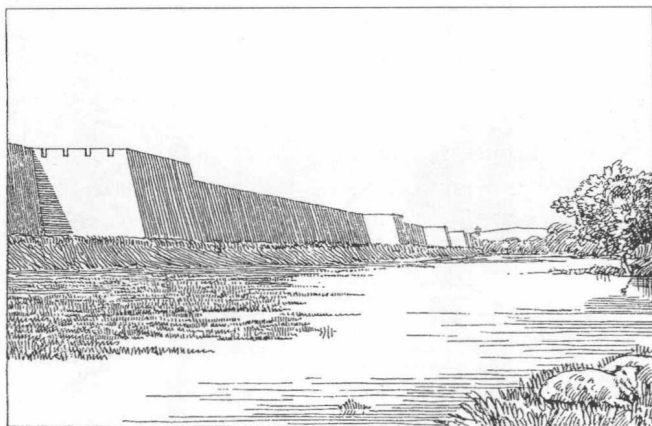
在丹麦的很多地区，有一种世代相传的惯例，就是在建屋时，先在空地上确定房屋的方位。在这里，这一景象司空见惯，例如从日德兰（Jutland）的西海岸沿北海海岸线，向右进入法国北部，那一带的房屋都筑有长且平行的侧屋，蹲伏在沙丘下面，借以避免强劲西风的侵袭。这种建筑方式与中国人总是把房屋朝向南方，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在某些季候，阳光炙热，暑气迫人，房屋朝南施建，并筑有高大、突出的屋顶，是最为必要的。查考那些遗留下的古旧屋宇，再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原理，莫不与天地、鬼神等理论相吻合。这些不成文的条律无可自圆其说，在欧洲只有建造庙宇和礼拜堂时，才有出现相同的清规戒律。譬如在古代教堂里的牧师席位必须放在礼拜堂的东端，这与经验常识毫无关系，仅是仪制罢了。中国的房屋也很着重仪礼，如果对某一件事没有惯例可循，便要向似乎执掌有大自然权力的僧侣们请教咨询。试想，建造一座房屋、一幢庙宇都要依据古制仪礼，那么着手兴建皇朝帝国的京师，该是多么庄重的事情啊！北京实在比任何一国的首都面积都大，这里乃是皇帝驻节之地，而那时的皇帝已经被神化了，被尊为“天子”，有替天执行宗教领袖的职责，其权威远高于国王或君主。每年隆冬，皇帝必要亲临天坛祈祷上苍，求赐丰收。他扮演了人民心目中的精神领袖，他的龙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金銮殿也像庙宇似的朝向正南，整个城市均成为这座庙宇的属地了。

天安门大街是北京城最大的特征，街上铺着宽阔的石板，自金銮殿向南直达城的南端，即天坛和先农坛所在地。

北京城的都市规划使人联想起约公元前 450 年时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 484 年—

1926 年喜仁龙（Oswald Sirén，1879—1966，瑞典艺术史家）所著《北京城的皇宫》（*Imperial Palaces of Peking*）中的照片及插图巧妙地介绍了故宫。

请参见第 4 页的插图。



庙宇般的城市

环绕着北京的城墙与护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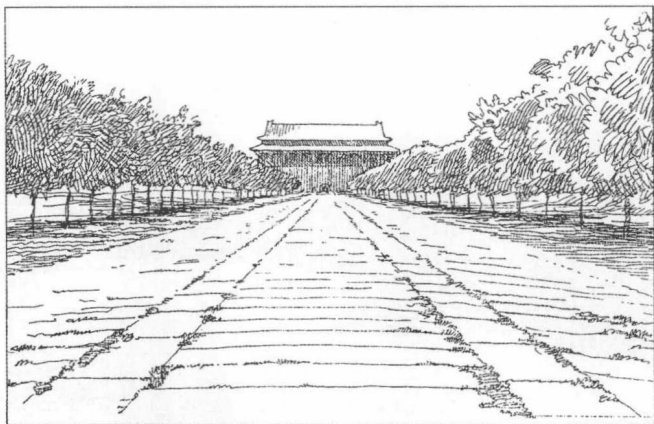
公元前 425 年）述及过同样重要的古都——巴比伦，该城是贸易和宗教中心。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巴比伦城墙巨大而规整，阅兵大街（Processional Road）从宫殿直达庙宇；但最近的考古挖掘证明他的描述有些理想化了，发现该城并非像他所述的那样壮伟。可是北京却早已把这个理想变为了现实，成群结队的骆驼商队跋涉越过大平原，沿着古长城逐渐进入古城，昔日《圣经》上所叙述的行旅景象，真实地再现于今日。护城河两岸，成群的牛羊在那儿娴静地吃着青草。北京城是一圈又一圈的城墙所围合起来的，直到最神圣的紫禁城，这里是皇帝的禁宫，皇帝起居所在之处，入侵者是无法逾越的。住宅区苍白黯淡的灰墙、灰瓦顶与紫禁城的红墙、五彩缤纷的柱梁和金黄耀目的琉璃瓦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根据礼制，只有皇帝的宫殿才准用黄色屋顶，所谓紫禁城的“紫”字，实际上与颜色无关，只不过暗示着紫极星，表示位居世界中心；皇城位居正中，世界在引力作用下围绕着皇城。儒家和道家也都尊重皇帝的地位。紫禁城内的建筑完全是沿着南北轴线对称而建，巨大的厅堂和院落，包括寝宫、后妃们居住的房舍及庭院、太监执事们的住屋。紫禁城以外即是皇城，也有城墙包围着，是一个

罗伯特·考德威（Robert Koldewey, 1855—1925，德国建筑师、考古学家）1913 年出版的《再次崛起的巴比伦》（*Das wieder erstehende Babyl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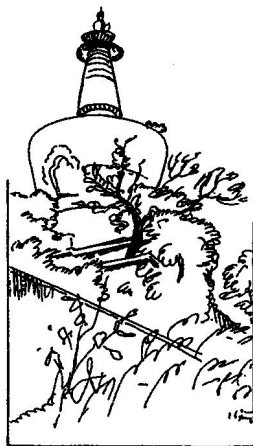
喜仁龙所著 1924 年伦敦出版的《北京的城门和城墙》（*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用精美的插图记述了北京的城墙。

庙宇般的城市

通向紫禁城入口的宽阔大道。



请比较第 29 页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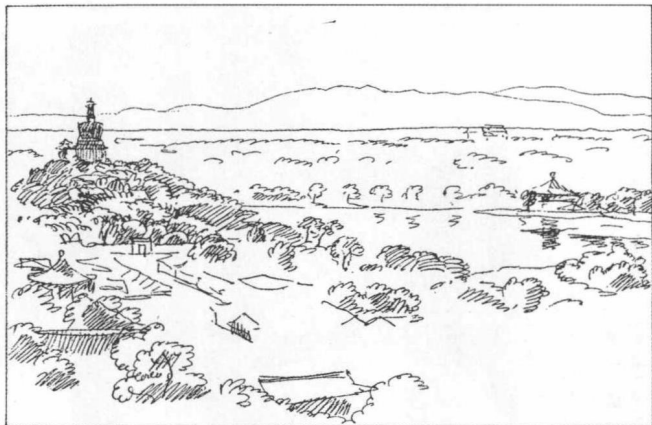


北海最北端人造小山丘上的白塔。

庭院式的城，在这片区域内，附设着一处游乐地区——另有城墙加以保护——叫做“北海”。这是一个奇妙的花园，包括了三个人工湖泊、人造的土山和假山、庙宇、长廊和房舍。有时皇帝也会像哲人一样到此亲近自然。这里的自然景色都是人工建造起来的。

可以说是整个北京以对称原则巧妙地安排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城市宛如自然一般规整，遨游在太空的宇航员一目了然。而北海又代表了另一种对自然的诠释，一种艺术家和诗人的诠释，这一类型的诠释不是简单地依赖于普通规范。当你踏进北海的入口，你会感到已经到了人间仙境，远离尘世。从北京远眺，西山呈现出一片蓝色的侧影，此处却是北京的水源地，护城河与人工湖泊所需的水，都自该水源地经河渠流入城内。为了修建最北侧的湖泊，挖出了大量的泥土，人们利用这些废土筑起了一座可爱的小山，山上还有一座瓶状的宝塔，欧洲人称之为“白塔”，是供奉佛教圣物的建筑物，有桥连通陆地与琼岛。在塔上远眺，全城尽收眼底。因为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过去，所以紫禁城内的对称建筑似乎也变成了不规则的状态。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看来好似一个大花园，在阳光的普照下，矮小的灰色房屋均隐藏在茂密的绿树中，更添情

庙宇般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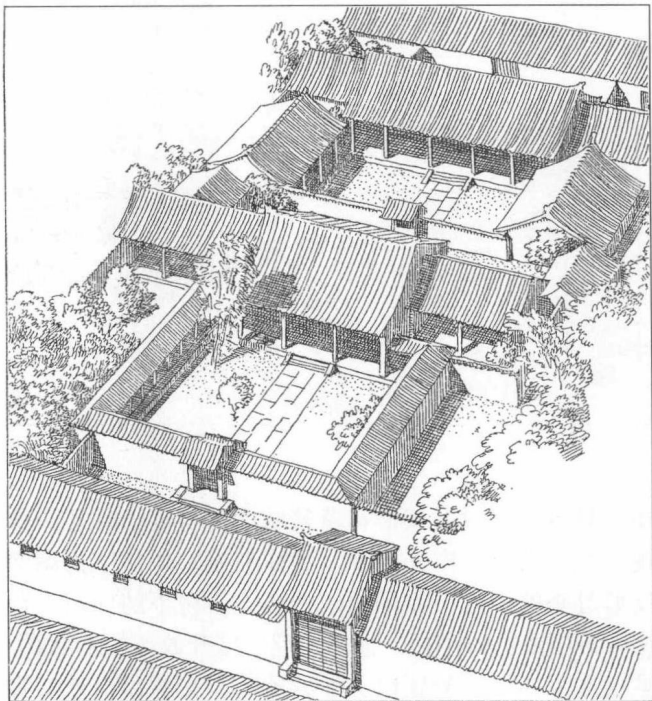


从紫禁城北侧人工山丘上远眺北海风光。左侧是小山和白塔。

趣。只有那高耸的城楼和紫禁城内的宫殿，仰着头傲视一切。山上，阳光照耀，湖面似镜，再加上由湖面反射过来的阳光，益增骄阳的威力。树下的山坡上环绕着蜿蜒曲折的小径。你会发现一座开放式的木游廊，昆虫上下飞舞。游廊地上铺着地砖，拐弯出口处安置着楼梯，由此而下可直达山中。转了一个弯，走过了一段又暗又凉的山洞，出得洞来，便是依山修筑的一条圆形木制长廊。站在廊上，视界开阔，全湖尽收眼底，还可遥望对岸景色。再向坡下走一段，便进入一座用石板铺砌成的阳台，阳台上有一只石龟，龟背上驮着一块大石碑。再前行抵达湖滨，有一座木造的蜿蜒走廊，供游人休息并可登小艇游湖。湖中遍植荷花，小船在荷丛的芳香气息中穿行，不知不觉抵达彼岸。在那里又进入另一个传奇世界，岸上有茶棚，有古怪的寺庙，有石桥亭台，有奇石园……凡中国人所能想到的造景元素，都极尽所能地汇集到了一起。我们通过东方的瓷器、刺绣和绘画，了解了中国文化，创造出具有中国艺术风格(chinoiserie)的制品，“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当我们走出令人痴迷的北海，踏入北京平凡的灰色民居时，才惊讶地发现我们所定义的“中国艺术风格”完全缺失了经典与规律的特质。

庙宇般的城市

北京城内的大宅院，包括有许多房间和院落，依照东方习俗坐北朝南。图中住宅最下端的大门，没有设置在南北轴线上，这是一条固定的原则——阻止妖魔直接进入庭堂。请注意：在北京凡是朝北的门不会和朝南的门相对而设。



北京的主要道路是很宽阔的大街，中央部分用来行驶车辆；两侧还有等宽的道路，作为人行道，兼作慢速行驶车辆之用，还可以用作各种户外作业。这是一种非常优秀的道路设置。两旁的商铺或作坊属于几乎已融入大街的开放摊位，利用门前区域陈列货品或给骡马钉掌；也可买卖家禽家畜；长途跋涉后的骆驼也能在此躺下休息一会儿，人们在附近的水井汲水供牲口饮用；还有流动剃头摊子给路人理发，此外还有很多交易是在这路边的场地上进行着的。道路的中央部分，原本是保留专供官吏或贵族们使用的，这里的一切都与皇宫有着密切的关系。譬如普通民宅一律是平房，因为一旦建造了高楼大厦，紫禁城内的秘密就被人一览无遗了。

从主要道路进入住宅区域，只有狭窄的胡同小巷，

见不到商号了。有些宅院方方面面都精心符合南北朝向，反映北京城的整体规划，附带有一进套一进的几进院子。有时在这些互相对称的房屋后面，却有一个不对称的中式花园。从街上看来，深宅大院与平民住屋没有太显著的分别，一律是灰色的围墙，墙上无窗只是偶尔开有一扇门罢了。因为看不到皇宫内的情形，根本无法与金碧辉煌的皇宫相提并论。胡同小巷内，没有店铺，却有不少商贩挑着货物走街串巷；他们都带着一件能发出声响的器具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一支笛子、一把音叉、一面铜锣，各能发出独特的声音使深居墙内的人闻其声而确知是何种商贩在此经过。

这些风土人情和西方世界迥异，但对西方人士颇具吸引力，不仅仅是好奇；西方人对在由政教合一的最高统治者主持下施建的最为健全的特殊城市类型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法国君主成为绝对的专制君主后，有权来改善生活环境，他也必然要建造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城市；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他也被奉视为神，需要根据特殊的规则围绕轴线、纪念堂和游行大道来形成具有德国特色的都市规划。

庙宇般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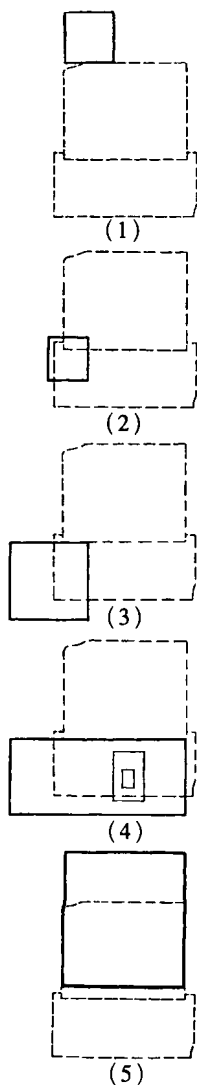


北京住宅区的小胡同没有铺设路面，而是土路。在灰色的房屋之间，时常有高大的绿色树冠伸出墙外。黑瘦的猪也在胡同内东游西窜。夏天身体健壮的孩子光着身子在一起玩耍。商贩们经过时又会弄出音乐般悦耳的声响，引起居民注意。

殖民城市 COLONIAL CITIES

不仅仅是庙宇般的城市规整有序。如果有大批移民从本土移居到一处陌生的地方，首先要创建一座新的城市。于是他们必须依照预定的计划来进行，否则就会陷入混乱，一塌糊涂。那预定的计划一定是一张既简单又明了的略图，拿到这张图一看便知应该去做些什么。士兵们在规整的区域内建起一列列长排笔直的帐篷，最便于执勤与防卫。甚至游牧部落在布置营帐时，也须依照简单的扎营图来进行。

当从北京城内那座人造土丘上俯视紫禁城，你看到飞檐弧顶宫殿的时候，真以为是营帐化石一变而成为都市了。今天北京城的规划布局是以1268年蒙古大帝元世祖忽必烈创建的对称式都城为基础。当时的蒙古人还是游牧征战的民族，所以不难理解西方人将北京城的规划认作是军事营地扩建为军事驻防的城市。当然，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尚有疑问。由建筑物与营帐外貌相近的事实几乎总结不出什么结论，建筑无论如何一点儿也不像蒙古包，蒙古包为框架结构，中间向外凸出，而不是内凹的。等到元世祖继承汗位后，承袭了很多中华文化。中国人有史以来即以务农为本，元世祖前后五易都城，一座接一座都是长方形的，方位完全符合东—西、南—北走向。要知道：若没有任何实践推理的前提下，设计一座方位朝向精确的都市非常困难。你不妨会问，为什么每一次都是迁移到原来城址的旁边，一座接着一座重建都城呢？这很容易明白，因为没有实际目的，就可以不问缘故去做了。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意大利著名旅行家）1275—1292年游历中国时，正是元世祖当政时期，回国后他有如下记载：本来在那块土地上，旧时已经建造了一座又大又壮伟、称为“汗八里”（Cambaluc，意即“可汗的都城”）的城市，可是星相家们提出警告，说是永驻于此，将会发生大动乱



北京城区变迁图：

- (1) 蓟，毁于公元前221年；
- (2) 燕，70—936年；
- (3) 燕京，936—1125年；
- (4) 中都，1125—1268年；
- (5) 元世祖建立的大都，1268年。

和叛乱，所以元世祖即令在河对岸建造一座新的都城，新旧两城仅一河之隔。新都完成后便把旧城内的居民全部迁入。

在古代，所有大型活动都必须遵守礼节，如仪进行；当然不可能清晰地区分出礼仪形式与实际功用。但是，大体可以判断北京这类不折不扣的庙宇式大城市，它的布局大都由僧侣和星相家们来决定。相反，一座殖民城市或是一座军事驻防的城镇，那得按实际设防的情况来规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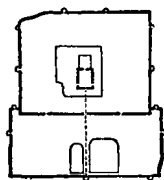
从现代技术的观点来看，一座城市将来能否不断扩大，需视其货运是否便捷。古时，一座城市的发展需视其附近区域农产品供应能力而定，如果人口逐年增加而食物无法满足，那便面临忍饥挨饿抑或背井离乡的选择了——当然，人们是会决定后者的。那时的世界空旷无比，到处都有肥沃的土地可资耕种，人们可以定居安顿下来从事耕耘，而逐渐形成新的市镇。希腊人从贫瘠的岛屿海滨搬迁至地中海沿岸定居；以后发生过德意志人于中世纪东移；再后来欧洲人向美洲开拓。这类移民故事，多得不胜枚举。

最初希腊人（极似维京时代（Viking Age）的古斯堪的纳维亚人）依赖与腓尼基人（Phoenicians）通商，向腓尼基人购买许多商品。后来希腊人逐渐发展航运而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这二百年间，希腊大量移民极为迅速地扩展殖民地；无疑，是通过贸易发生的必然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现象，就像树木的种子落在地上，会长出树丛来一样普遍。

当时的殖民地都是城市国家（city-states），依照宗主国的实际状况而建。在我们的想象中，所有希腊城镇都是小型的，一万到两万人口已经算是很大的了。

古老一些的希腊城镇呈不规则的形状。后来，他们把城镇改成方形。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记述有个人曾计划把

殖民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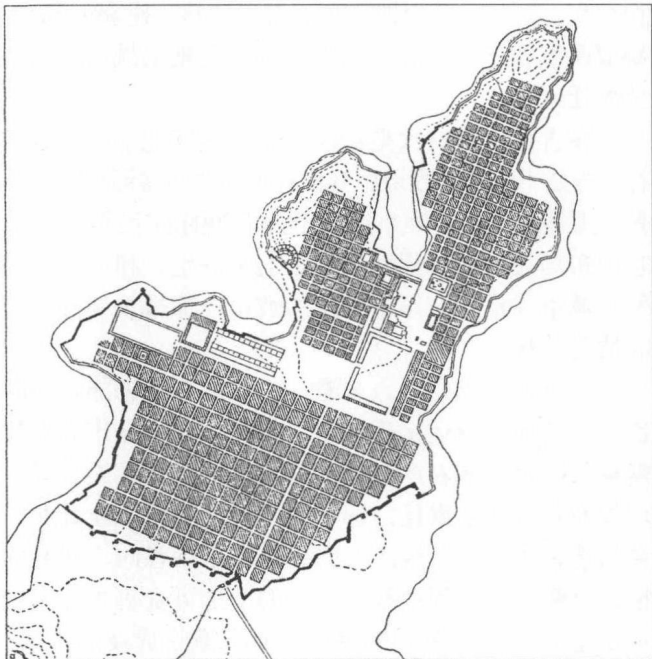


现代北京城平面图（与第8页以虚线绘制的插图采用相等的比例尺）。画面上部是内城以及围绕紫禁城的皇城；下部是包含天坛和先农坛的城区，这两片城区均通过南北轴线连接起来。

请参见理查德·恩斯特·威彻利（Richard Ernest Wycherly）所著伦敦1949年出版的《希腊人如何建造城市（How the Greeks Built Cities）》。

殖民城市

米勒图斯城平面图，比例尺：1：20000，图中上端为北。



参见阿米尼·冯·格尔康 (Armin von Gerkan, 1885—1969, 德国人类学家) 所著《希腊城市系统》(*Griechische Städteanlagen*), 第42页。

平面图中最南端的部分是罗马式的，其方块状的街区比希腊式的方形街区面积更大。

城市改为方网格的形态，这人便是“米勒图斯的希波达摩斯” (Hippodamos of Miletus)，此人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那种规整的城市形态作为城建举措早在殖民城市就已推行。希波达摩斯的贡献仅是总结理论，付诸实践。

米勒图斯城因养育了希波达摩斯而闻名，这座位于小亚细亚西海岸的爱奥尼亚城市 (Ionian city)，是规模空前的殖民运动的发源地。它向外拓展了至少六十个殖民地，与其他殖民城镇相比，米勒图斯已算得上是古老的了。5世纪时遭遇波斯人入侵，城市被夷为平地；待重建后，城市才是规则的形状，后来在罗马的统治下，极盛一时，人口高达8万至10万。

米勒图斯的北侧高出迈安德河平原 (Maeander Plain)，普里恩城 (Priene) 坐落于此，也是方正整齐的平面规划。这里因多岩石而形成了许多台地，街道